



夜书

吴民光 题

XIAO ZHANG

◎ 何松山 著

上海大学出版社

校 长

何松山 著

上海大学出版社

· 上 海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校长/何松山著. —上海: 上海大学出版社,
2017. 5

ISBN 978-7-5671-2747-0

I. ①校… II. ①何…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078314 号

统 筹 傅玉芳

策 划 农雪玲

责任编辑 农雪玲

封面设计 缪炎栩

技术编辑 金 鑫

校 长

何松山 著

上海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市上大路 99 号 邮政编码 200444)

(<http://www.press.shu.edu.cn> 发行热线 021-66135112)

出版人 戴骏豪

*

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排版

江苏德埔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787mm×960mm 1/16 印张 17.25 字数 244 千

2017 年 5 月第 1 版 2017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671-2747-0/I·442 定价 28.00 元

序

文学，尤其小说，注重意义往往是没有意义的，而轻忽意义却常常会很顽固地显示意义——看何松山的长篇小说《校长》，很奇怪地会出现这样的浮想。

何松山是我大学同学，毕业后各奔东西，只知道他在家乡，是一位有着很高教学声望的教师。近来通过同学圈，才知道他正在写小说。阅读《校长》初稿的时候，我十分吃惊：虽然他年轻时就爱好文学且才华卓然，但没有料到，初次出手长篇小说，竟会那么纯熟老到。他很谦虚，总觉得文笔抑或过于平淡直白，人物塑造不够饱满，议论似乎也多了些。对他的这个自我判断，我未置可否，但有一点很明确：这部小说我看下去了，而且获得了一种很特别的阅读享受。

《校长》的主人公成林峰是一位才华充盈、为人正直的中学教师。小说写了他突然被调任日渐式微的职工学校校长，就在其披荆斩棘踏平坎坷准备放手大干的时候却又被莫名免职，落到一个十分尴尬而又凄凉的境地。这样的内容，应当说并不十分新奇，有些文学阅读经验的人就能料到，这该是写体制和官场的一些令人生厌的弊端和丑陋。尽管有着现实关注和社会思考的意义负载，但毕竟类似作品众多，至少在题材上并无很大优势，因而我有些担心。

然而，这样的担心很快就烟消云散了。展开书稿，我就很难自己，思



绪和情感很轻易地就专注其间。此后多次随手翻读，都会很自然地被某个完全没有主旨牵引的段落吸引进去，甚至可以忽略人物的线索和情节的纠葛。直到非常愉悦地读完全文才想着细细回顾，到底是什么原因让我有如此难得的阅读状态？

细细想来，可能有以下几个原因：其一，作者对描述事物背景的充分谙熟。小说的中心点虽然只是主人公和他周围的几位人物，但任何与之关联的繁枝缠蔓，作者都能以相当从容而且剪裁得当的手法予以梳理和表述，将这座苏北小城的世相百态、人际纠葛、生存况味展示得纤毫毕显而又活色生香，以至可以作为这座苏北小城的涉世指南。作品的意义也因之超越了单一艺术操作的层面而让人有着更为饱满的获得感。其二，作者非程式化的结构方式。其中最为显眼的是大量非情节内容的插入，传说探源、掌故索引、奇闻异事乃至俚俗趣谈比比皆是，而多篇教育论文和报刊小章的整体照录更是将之推向了极致。如此做派一般来说是比较危险的，因为很容易分散阅读专注，将文本架构弄得支离破碎。然而，作者却能收放自如，始终牢牢把握住叙述主干，使得这些“枝外插花”非但不显累赘，反而成为小说丰满的内蕴和出入意外的异彩。其三，语言。作为文学作品，这是至要的，甚至也是前两项原因成立最有力的支撑。《校长》的语言散淡中见神采，质朴中见风致，随意中见专精，一些貌似直白平淡的文笔尤能显示作者特有的语言天赋和饱满的文化素养。在很多时候，我就是被作者的语言所吸引，不由自主地静下心来，去充分感受作品的种种魅力。

小说，尤其是此类内容的小说，人物塑造自然是最不容忽视的。《校长》在这一方面的致力是隐而不显的。这就是说，没有刻意的雕琢，没有夸张的渲染，一切都在不经意的描述中从容进行着，许多人物的鲜明个性恰恰因之显得特别的自然和扎实。赵一灿的世故老辣又良知未泯，陈仕顺的貌似温平而内心奸猾，赵广知的精明干练且手段歹毒，柳浪闻的表面猖狂却实质鄙琐，等等，都栩栩如生。几位次要人物，例如吕翠玉被强行拆房时的沉着，吴建国和王彩霞畸形的情爱，向志平虚伪诡诈的伎俩，黄子宝颀颀骄横的作派，等等，都写得

十分生动,颇见功力。

成林峰是贯穿作品始终、担纲作品主旨的首要人物。作者虽然倾注了极大的心力,但在具体手法上仍然保持着原有的格调,尤其没有将其框定于某个既定的道义范畴和形象高度,而让他有着最为生动本真的况味。有几处描写我特别欣赏:成林峰与余小华打架时的实际狼狈和自我慰藉、成林峰无奈领受家具老板的“贿赂”后种种令人啼笑皆非的心理纠结以及成林峰与小箍儿“险象环生”的情感暧昧。这些描写不但使人物显得更为真实可信,也大大拓展了作品意涵的丰富性和可探究感。

一部小说能有如此显明的特色其实是相当了不起了。至于作品必然具备的价值和意义,我想是毋庸赘述的,因为任何先入为主的解读都是对读者慧悟能力的亵渎。

好好看这部小说吧,《校长》不会让你失望。

江苏省作协前副主席

无锡市作协前主席

《太湖》前主编

国家一级作家

陆永基

2016年12月



■ 目录

一 / 1	十 六 / 95	三 十 / 186
二 / 7	十 七 / 102	三十一 / 192
三 / 13	十 八 / 109	三十二 / 197
四 / 20	十 九 / 116	三十三 / 201
五 / 26	二 十 / 122	三十四 / 208
六 / 33	二十一 / 129	三十五 / 218
七 / 40	二十二 / 138	三十六 / 225
八 / 46	二十三 / 145	三十七 / 232
九 / 50	二十四 / 151	三十八 / 238
十 / 56	二十五 / 156	三十九 / 244
十 一 / 65	二十六 / 162	四 十 / 249
十 二 / 70	二十七 / 169	四十一 / 253
十 三 / 77	二十八 / 176	四十二 / 260
十 四 / 83	二十九 / 180	后 记 / 265
十 五 / 90		

职工学校这些时群龙无首。

校长赵一灿已好长时间没来上班，说是病假。学期结束工作胡乱地草草了事。奇怪的是，学校内部及学校的主管部门总工会的领导对此的态度完全一致：双方都保持沉默。只有工会主席沈智慧心里知道：这是暴风雨来临前的征兆。

沈主席的预感是准确的。

1992年7月的一天下午，浅黄色的总工会大楼里一片寂静。二楼东边是工会办公区，主席室在二楼最东头，一正二副3个主席都已来上班，每个人都埋头忙着自己的事。二楼西边是职工学校的几间教室，职工学校是夜校，白天没人，它是专门培训在职职工的，毕业生发高中文凭，在单位里可比初中生高一级工资。一楼、三楼是租给老板经营的，一楼是游戏机房，三楼是舞厅，这两个行业要到晚上才热闹。

“笃！笃！笃！”拐杖敲击着水泥地面，清脆、短促。这声音慢而有力，很有节奏感。工会的所有人都知道，职工学校的老校长赵一灿来了。“笃笃”声不久就消失在主席室里。大家都屏住了呼吸，等着赵老校长的大嗓门声震屋瓦——为要求工会领导下拨职工学校教师工资的事，赵校长已和工会主席沈智慧争吵过好多次了。

但是，这一次却让大家都失望了。赵一灿把一张纸轻轻地放在了沈



主席的办公桌上，一句话没说，就拄着拐杖走了。沈主席眼睛一瞥：人民医院的病情诊断书，“股骨头坏死”。她拿起诊断书细细琢磨，发现诊断书背面还有字，标题是“辞职报告”4个大字，于是，就把这张纸递给了坐在她身后的副主席韩丽兰。韩副主席看后又递给了她身后的副主席杨建诚。

3人没有讲话。

赵校长与工会主席的矛盾由来已久。导火索是工会不拨职工学校教师的工资。学校属事业单位，教师工资由上级下拨，这是一个常识。所以赵校长一直据理力争，经常与工会领导争得面红耳赤。理直气就壮嘛！其实，赵校长“气壮”更主要的是来自工会财务部长张瑞英的支持。张部长可不是工会一般中层干部，而是鼎鼎大名的市委副书记、市长季长根的夫人！张部长曾几次对赵校长耳语：“我是坚持下拨工资的。”

沈主席原是省城来县插队的一名知青。在农村的十几年，她熟知人情世故；多年的从政，使她深知官场的一些运作。她不会犯“该拨不拨”这样低级的错误。但是，职工学校确实是她眼中的一粒沙子，堵在心中的石块。这倒不仅仅因为她每次去职工学校，教职工们都冷冷的，从不热情接待，连客套的寒暄也没有。更主要的是，财务部的小沙会计偷偷告诉她，张部长经常在职工学校报销一些像“药费”“生活用品”一类的发票。最大的一笔是张部长买了一辆凤凰牌自行车，也在职工学校的账面上支出了。沈主席心里也知道，职工学校已经失控，但她不能因此与张部长摊牌，撕破脸皮就显得太幼稚了。于是，在一次酒宴后，她把这些情况向市委书记唐如银个别作了汇报。她知道唐书记与季市长面和心不和，所以她只点到为止，就事论事地说了一下。她不想卷入市委主要领导之间矛盾的漩涡。那里面的水很深，搞不好，要呛水。

“换个校长？”唐书记不动声色，用一个问句给沈智慧指明了一条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途径。

总工会党组很快向市委组织部打了报告，准备在今年暑假里从教育口上

调一名同志来职工学校任职。在市委分管工会工作的副书记仲富元的关注下,此事很快得到落实。

沈智慧主席心里也是胸有成竹。她早已利用她的人脉暗暗物色了可替代赵老校长的人选。她知道这是迟早的事。在市教育局工会主席贾先明的推荐下,沈主席知道了成林峰的基本情况:上过两次大学,一次是“文革”期间的工农兵学员,一次是曾在省教育学院脱产学习两年。以前在农村的初中里任过校长,现在在城里市十中任政教处副主任。学的是中文,有作品发表,替教育局工会编过一本职工代表大会材料汇集的小册子,在省报上发表过关于市教育局工会工作的经验报道。

但是,市委组织部汤部长在爽快地答应沈主席调人请求的同时,附加了一个条件:再安排一个人进职工学校,并且要给个位子。望着汤部长面无表情的大脸,沈主席脑海中一下子联想到那平静却深不可测的湖,所以她略一犹豫就同意了。

汤部长推荐的这个人叫陈仕顺。沈主席不认识,于是就安排人调来了他的档案。档案记载:陈仕顺,男,1948年2月生,高中毕业,原在乡下民办初中任校长。妻:王良珍,与陈仕顺是高中同学,也在该校任教。陈仕顺、王良珍是刚调市农业干校的。亲属一栏里记载着王良珍的弟弟王良瑞在省电力大学学生处任处长。看到这里,沈主席明白了:此人来头不小!因为汤部长的独生宝贝女儿就毕业于省电力大学,在大二时就已入了党,现已留校。在官场混了几十年的沈智慧知道,没有很硬的社会背景,夫妻二人一同从农村进城,并由民办学校调入公办学校,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事。

其实,沈主席只知其一,不知其二。陈仕顺本人也不是个等闲之辈。陈仕顺虽没有高校文凭,却稳稳当当地在农村民办初中做了十几年校长,在当地算是一个颇有知名度的人物。陈仕顺和汤部长一样,平时面部表情不多,话也少。他可能不知古代圣人的“敏于事,讷于言”“吉人之辞寡”的古训,但肯定深



谙今贤的“祸从口出”“言多必失”的处世之道。他唯一的爱好或者习惯动作就是喜欢用铁夹子拔胡髭。他没事就拔，特别是与人谈话时总是重复着那个动作，所以陈仕顺的下巴总是光溜溜的清清爽爽。

陈仕顺在校里教初三政治。政治这个东西，在社会上很重要，每个人时时刻刻都能感受到它的存在，但又看不见、摸不着。而在学校里，中考、高考中，相比于数理化语数外，政治的重要性就低多了。所以，教师教政治，学生学政治，既是必需的，却又不被重视的。一般情况是，校长兼任政治课老师，因公务繁忙而不上课，改为学生自习，或调其他老师的课，这是常有的事。

陈仕顺就是这样的，他把主要精力放在学校管理上。他缺的课从来不补，因为他认为没那个必要，初三学生都认识书上的字嘛。他从来不备课，上课都是照本宣科。他的指导思想是有关政治的事不能乱说。照上级的意思，读书上的文字，那是最保险的。政治觉悟是人脑子里的问题，不是政治课教出来的。所以陈仕顺十几年来一直平安无事。至于上课时学生昏昏欲睡或在课桌下面做小动作，陈仕顺是不问的。他准时上课，准时下课，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但是，最近发生的一件事使他的内心再也无法平静。一天上课，他讲到了中东战争。正当他读得顺畅的时候，一个学生突然站起来问：“陈老师，中东在哪里啊？”

在学校里，学生看见大人都叫“老师”，不管你是校长，还是主任。“老师”一词是孩子们心中通用的尊称。

陈仕顺愣住了，因为他确实不知道中东在哪里。但做校长十几年的历练，使他一点都没慌乱。他略一思索，就谆谆教诲道：“地球可分为东半球和西半球。在地球的中部偏东的地方，就是中东。”他怕学生再问，赶紧读课本，直至下课。

陈仕顺没把此事放在心上。谁知过了几天，一个学生竟然拿着从地理老师那里借来的地球仪，到办公室里来找他，问道：“陈老师，地球中部在哪里啊？”

陈仕顺接过地球仪，一看，心里不禁一紧：地球是圆的。只要通过圆心的地方就是中心。这可以有无数个点啊！自己在课上的回答，那纯属胡扯。更糟糕的是，办公室里还有好几位老师，他们都在听，有的还偷偷地看他，却没有一个人吱声。他马上联想到这几天校里有点异样。师生们背后似乎在议论他什么，社会上有人对他的眼光与以往好像也有点不同。他不寒而栗。这件事背后肯定有高人指点！目的就是出他的洋相！当晚，他就打电话给他在省电力大学当处长的小舅子。小舅子告诉他：远东、中东、近东，这是欧洲人对欧洲以东地区的一种习惯地理划分。距离欧洲近的，就属于近东；远的，就叫远东；介于两者之间的，就是中东……就是这次通话，陈仕顺夫妇作出了赶紧调往县城这一重大决定。

暑假中，陈仕顺夫妇一帆风顺地调进了市农业干校。夫妇俩没有安排什么职务，也没有安排具体的教学任务。这是汤部长的第一步棋，先进城，站稳脚跟，然后再静待时机。他知道，市里会有很多很多单位来求他办事的。到时，再附带安排一个人，那就是小菜一碟！果不其然，不久工会沈主席就找上门来了。

汤部长当天晚上就把这一情况打电话告诉了在省电力大学工作的女儿。女儿第一时间告知了学生处的王良瑞处长。然后王处长又很快地与姐姐通了气。陈仕顺夫妇激动得一晚没睡好觉。

过了两天，星期六，陈仕顺得知晚上汤部长没活动，就提了两瓶五粮液，外加两条中华烟，敲响了汤部长家的门。汤部长一看陈仕顺手里提着东西，脸一沉，门也没让进，堵在门口批评说：“不要这样嘛！以后有事到我办公室去！”然后就关上了门。陈仕顺愣在那里，还没缓过神，只见汤部长又把门打开，告诉陈仕顺：“调到职工学校的还有你的老同学，市十中政教处副主任成林峰。”

陈仕顺与成林峰认识。两人是同学，同校不同班，家都在靠近江边的江案镇，同乡不同村，平时往来不多。两人兴趣爱好不同。成林峰喜欢舞文弄墨，



常有豆腐块文章在报纸杂志上发表。陈仕顺则更注重人际关系，特别是跟上级领导打交道，给人的印象是听话。在“文革”期间，两个人参加的组织是对立的。陈仕顺参加的是“东方红第三造反司令部”，这一派的人简称为“红三司”。成林峰参加了“井冈山革命大队”，他们把“东方红第三造反司令部”简称为“东三司”。如果你不知道对方的政治观点，但只要他一开口，是称“红三司”还是“东三司”，就知道他是哪一派的人。“文革”过去多少年了，这种隔阂虽没有扩大，但似乎也未消除。暑假前，成林峰在校园里遇到了一个做保洁的，那人曾是“东方红”的。第二天，那个保洁就离开了这所学校。是成林峰做了小动作，辞了保洁，还是保洁怕成林峰以后给小鞋穿，抑或面子上过不去？此事至今一直是个谜，当事人均三缄其口。

陈仕顺听说成林峰也调职工学校，第二天上午就去市十中找成林峰。市十中门口的保安告诉他：成主任去北京了，还未回来。陈仕顺了解到，成林峰教学好，学生喜欢他，所教班级高考的分也高，今年被评为市教育局先进工作者。作为奖励，市十中被评为先进的6个人一起去北京旅游10天。

在等成林峰回来的这一期间，陈仕顺还去了趟工会主席室。沈主席语气委婉地要他和成林峰一起来工会报到。

有人说：旅游是花钱买罪受。成林峰现在是切身感受到这句话的正确。累不说，旅途中还充满着各种不可预知的风险。

他们一行6人去了八达岭长城——他们是冲着“不到长城非好汉”的诗句去的；他们还去了故宫，乾清宫内一间屋子角落里的一张主色调为暗红的半封闭的床满足了他们的好奇心。成林峰还乘其他人午休的时间，一人去了历史博物馆，走马观花地逛了一圈。他要亲眼看一下世界上最大最重的青铜器——司母戊大方鼎。几天的行程是愉快的，每个人都睁大了眼睛，贪婪地吸收着首都特有的种种新奇。

但是发生了一件小事，给大家的快乐蒙上了一层灰尘。

那是在去游览地坛的途中，在一个商店的门口，一个中年妇女拉住了领队、政教处余主任。她说余主任的身材与她丈夫差不多，且余主任面善，所以想请余主任帮一下忙。余主任一直以助人为乐的，忙问什么事。那妇女说：单位的福利，发了一张可以买3丈高级布料的票，再不买要过期了。而丈夫出差去了外地，暂时还不能回来。她想请余主任进店量一下尺寸，给丈夫做一套衣服。那女的特别强调这种布料是计划供应，外面买不到的，很便宜很合算。

余主任一听，举手之劳，就答应了，随着她进了店。其他五人也跟在余主任后面。量好余主任上衣、裤子的尺寸以后，一算账，结果是3丈的



计划没用完，还多了一点。那妇女对余主任说：“看你这人挺好。多下来的计划送给你吧。”余主任当然感激不尽，掏钱买布。

其余4人跃跃欲试，问能不能照顾一下，也想买点价廉物美的好货，营业员显出很为难的样子。那妇女似乎与店里很熟，就说：“你给他们每人量一点，这些人很好的。以后我单位里有了计划，就送给你们。”

那营业员忙问：“真的？”

“真的！”那妇女回答得十分干脆。就这样，另外四人也各买了几十块钱的布。

只有成林峰一人未买。一方面他袋里没多少钱，不敢乱花。并且他的衣服都是妻子一手掌管，衣帽鞋袜，他从来不操一点心。更主要的，成林峰不大相信别人的话。俗话说：年轻人常把假的当真的，老年人常把真的当假的。这是因为年轻人经历的事少，容易上当受骗；上了年纪的人走过不少弯路，受过一些挫折，所以脑子变得复杂，不再轻信别人。成林峰人到中年，他没有年轻人的幼稚，也不像老年人那样世故，情感上已趋于成熟、理智。特别是对素不相识的人的信誓旦旦，他在心里总是习惯性地打一个问号。

这种习惯，与他小时候的一次经历有关。

成林峰初中时痴迷上了打乒乓球。每天晚上书包一背就出了门，父亲问他去哪，他说去同学家做作业。其实他已和人约好，去县工人文化宫打乒乓球。他已没有心思学习了。说谎总是要暴露的。本来成绩十分优秀的成林峰考高中时名落孙山。夏天，父亲惩罚性地把成林峰送到乡下小镇的舅舅家帮忙带小孩。在这期间，他百无聊赖。有时，他抱着小孩，与理发店的师傅聊天。他一度有过学理发的念头。有时，他搀着小孩，在街市上溜达，看人来人往，车来车去，以此消磨时光。

一天，街上来了一个身材魁梧、面目黑黑的人。那人声音特别洪亮：“请让一下！请让一下！”他走到人群里，陪着笑脸打招呼。然后，他把一只空瓷碗放

在地上，往里面注了一点水，再盖上一块红绸布。成林峰混在围观的人堆中，一起看着那人做完这些动作，心里十分好奇：他是干什么的？只见那人嘴里数着数向后退：1、2、3……数到10，他停住了，并高声宣布：“各位父老乡亲，刚才大家看清楚了，碗里除了水什么都没有。但是，我只要数三个数，那碗里就会跳出一只青蛙来。”

此时围上来看热闹的人越来越多。那人故意卖一个关子，他走到成林峰跟前，说：“这位小弟弟，你要蹲在这碗边上。青蛙跳出来，你就抓住它。不能让它逃走！”成林峰露出两只虎牙傻傻地笑。他听话地蹲在碗旁边，一边抱着小孩，一边精神高度集中地注视着眼前的这只碗。

那人退后几步，就大声喊道：“1！”停一会儿，再大声喊道：“2！”再停一会儿，他说：“各位，大概大家都想知道，小弟今天到这里来，到底是干什么的？告诉大家，小弟是来替大家免费拔牙的！”他把“免费”两字咬得特别清楚。他还指着成林峰，广而告之：“这位小弟弟的两个虎牙，我也免费帮他拔掉。需要拔牙的请举手！”

他话音刚落，人群中发出一阵嗡声，一下子竖起了十几只手臂。他把要拔牙的十几人集中在一起。接下来，他的动作和语言都是一样的：“牙已拔了，但你不要走。等一会儿，我还要说一句话。”十几个人或坐或站，都用手捂着流着血和口水的嘴，在一旁静静地等着。全部拔好了——他早已把成林峰忘了——他对这十几个人说：“拔牙的钱，我肯定一分不收。但是，拔了以后可能会发炎。那是很危险的！你们每个人都要买点消炎药。每包10元钱。”拔牙的人每个人都乖乖地掏了10元钱。那人收了钱，收了碗，瞥了成林峰一眼，就走了。

成林峰此时笑不出来了，也没说话。他不知说什么好，只是满怀怨恨地盯着那人远去的背影。从此，成林峰不再相信陌生人的承诺。工作后，第一次拿到工资他就去把那两颗虎牙拔了——成林峰小时候常对着镜子龇牙，他感觉那虎牙太狰狞了。



在大家心情激动地量布、结账的时候，成林峰踱步来到了店门口。

这时，他看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又有一个中年妇女拉住了一个身材高大、拎着行李的男人。那妇女说的话与刚才的女人说的话一模一样。那男人是从黑龙江来北京旅游的，一脸的憨厚。成林峰心里起了疑惑，但他没说出来，因为刚才的中年妇女送余主任等五人出来了。

妇女问：“你们是到哪里去玩的？”

余主任说是去地坛。

她说：“巧啊！我回家正好与你们顺路。坐××路公交车，到××站下，走一点儿就到了。”

她领着六人乘公交，热情地和大家攀谈。到了××站，一起下车。然后她指着路说：“你们从这里一直向前走，不远就到了地坛。我家在那边。”双方挥手告别时，似乎还有点相见恨晚、恋恋不舍的滋味。“我们去地坛，那妇女回家的方向与我们相反，”余主任不无感慨地说：“到底是天子脚下。首都的百姓，素质真高！”

等那中年妇女走远了，看不见身影了，成林峰才把他刚才的所见所闻告诉大家。五人愣了，去地坛一游的兴趣一下子没了。余主任建议去大的国营商店看看，大家都赞成。在国营商店布柜没找到和他们所买的布一样的。再打听价格，商店的营业员一口回绝：“不是在我们店买的，我们不知道。”然后任你态度再好再谦卑，她们都不再回答一句话。

有人提议去买布的店里杀一个回马枪，余主任同意了。于是，一行6人又来到那布店。一到布店门口，大家都僵在那里：那回家的中年妇女正在和店里的人谈笑风生。余主任赶紧抓住那女的和她理论。那女的支支吾吾。这时几个膀大腰圆的彪形大汉围了上来，其中一个打了一下余主任的手，竖着眉毛吼道：“你干什么！”

余主任等提出来要退货，大汉们说：不可能！双方的声音越来越高，肢体冲突一触即发。喜欢看热闹的老百姓一下子聚了很多，其中包括许多游客。正当吵得难分难解的时候，店里出来一个干部模样的人，自我介绍道：“我是这